DS
735
A2K6
v.14

[redacted]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三

長洲過元昉輯

隱居門

尙志

漢興有園公綺里季夏黃公甪里先生此四人者當秦之世避而入商雒深山以待天下之定也自高祖聞而召之不至其後呂后用留侯計使皇太子卑辭束帛致禮安車迎而致之四人旣至從太子見高祖客而敬焉太子得以爲重遂用自安其後谷口有鄭子眞蜀有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眞子眞

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亾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游學以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歎曰揚子雲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至

今稱焉漢書王貢兩龔鮑傳

周燮決曹掾燕之後也燮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修賀問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安帝以元纁羔幣聘燮郡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爲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爲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旣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

辭疾而歸後漢書周燮傳

王霸字儒仲少有清節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於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後漢書王霸傳

嚴光字子陵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元纁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舍於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

迫於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答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絶覇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女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臥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

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後漢書嚴光傳

梁鴻受業太學家貧而尙節介博覽無不通歸鄉里埶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竝絕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屨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答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

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眞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爲黙黙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德乃易姓運期名燿字矦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閒有頃又去適吳依大家皐伯通居廡下爲人賃舂每歸妻爲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非凡人也乃方

舍之於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於嬴博之間不歸鄉里愼勿令我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等爲求葬地於吳要離冢傍咸曰要離烈士而伯鸞淸高可令相近 後漢書梁鴻傳

高鳳教授業於西唐山中年老執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本巫家不應爲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隱身漁釣終於家 後漢書高鳳傳

臺佟隱於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給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

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後漢書臺佟傳〉

韓康字伯休常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用藥爲乃遯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元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

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遯以壽終後漢書韓康傳

馬瑤隱於汧山以兔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焉後漢書矯慎傳

法眞好學而無常家不交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在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同郡田羽薦眞順帝前後四徵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絕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

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其刋石頌之號曰元德先生後漢書法眞傳

龎公居峴山之南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龎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反後漢書龎公傳

孟陋簡文帝輔政命爲參軍稱疾不起桓溫躬往造焉或謂溫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鼎味溫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

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晉書孟陋傳

劉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三禮辟西曹主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荆州年饑衡陽王義季慮凝之餒餽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絶人迹爲小屋居之采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宋書劉凝之傳

翟法賜曾祖湯湯子莊莊子矯並高尚不仕矯生法賜少守家業立屋於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也州辟主簿舉秀才右參軍著作佐郎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遁跡幽深尋陽太守鄧文子表曰奉詔書徵郡民新除著作佐郎南陽翟法賜補員外散騎侍郎法賜隱跡廬山于今四世栖身幽巖人罕見者如當逼以王憲束以嚴科馳山獵草以期禽獲慮至顚殞有傷盛化乃止後卒於巖石之間不知年月　宋書翟法賜傳

庾易志性恬靜不交外物齊臨川王映臨州表薦之餉麥百斛

易謂使人曰走蕘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
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以文義自
樂安西長史袁承欽其風贈以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
筆并贈詩曰白日淸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
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南史庾易傳

宗彧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貞觀採風俗三詣
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壟畝何宜
枉軒冕之客 南史宗少文傳

孔淳之居會稽剡縣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會稽太守
謝方明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

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辨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南史孔淳之傳）

阮孝緒幼與兒童游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以庇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天監十二年祕書監傳照上疏薦之徵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況僕非往賢之類邪南平元襄王聞其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

夫驥騄孝緒卒門徒追論德行謚曰文貞處士南史阮孝緒傳

眭夸高尚不仕寄情丘壑或人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北史眭夸傳

李元愷博學鄉人宋璟年少時師事之及璟作相使人遺元愷束帛將薦舉之皆拒而不答元行沖爲洺州刺史邀元愷至州問以經義因遺衣服元愷辭曰微軀不宜服新麗但恐不能勝其美以速咎也行沖乃以泥塗汙而與之不獲已而受及還乃以已之所蠶素絲五兩以酬行沖曰義不受無妄之財元愷年八十餘壽終舊唐書李元愷傳

林逋少孤力學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結廬西湖孤山二十年

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旣就藁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所傳尚三百餘篇宋史林逋傳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游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起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凡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遁迹於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

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唯飽食以嬉尙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笑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巖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況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返其所鼓枻而去宋史松江漁翁傳

趙質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久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

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況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復之終身金史趙質傳

郝天挺早衰多疾厭於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唯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爾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金史郝天挺傳

辛愿博極書史性野逸嘗謂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澡其身而伏於厠也是雖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殁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金史辛愿傳

韓性博綜羣籍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 元史韓性傳

杜瑛金將亾避地時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轉徙教授世祖南伐召見問計心賢瑛謂可大用中統初詔徵瑛辭不

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千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入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於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

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吾卽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元史杜瑛傳

吳定翁淸脩文雅御史及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動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媿於世人以爲名言元史孫轍傳

避亂

胡剛淸高有志節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値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懸府門而去遂亾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歸鄉里後漢書胡廣傳

桓帝時安陽人魏桓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廄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後漢書周黄徐姜申屠傳

徐穉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旣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縣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不至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

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遥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靈帝初欲蒲輪聘稺會卒後漢書徐稺傳

姜肱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後與徐稺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臥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朝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爲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爲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

再以元纁聘不就即拜大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間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後漢書姜肱傳

申屠蟠家貧傭爲漆工郡召爲主簿不行隱居精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葬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談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於上京矣蟠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敎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

蟠同郡黃忠書勸蟠不答復與荀爽鄭玄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飢室家流散融等僅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後漢書申屠蟠傳）

郭太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閉門教授卒于家（後漢書郭太傳）

許劭爲郡功曹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徵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

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眞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 後漢書許劭傳

王烈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遭黃巾董卓之亂乃避地遼東太守公孫度接以昆弟之禮訪酬政事欲以爲長史烈乃爲商賈自穢得免曹操聞烈高名遣徵不至終於遼東 後漢書王烈傳

王君公遭亂儈牛自隱時人謂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後漢書逄萌傳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

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柰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後漢書陳留老父傳

管寧游學異國天下大亂至遼東廬於山谷黃初四年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卽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明帝卽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詔以寧爲光祿

勳寧上疏陳情乞聽放自黄初至於青龍徵命相仍正始二年太僕陶邱一永寧衛尉孟觀侍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於是特聘會寧卒（魏志管寧傳）

董景道少好學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於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傍劉元海及聰屢徵劉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以壽終（晉書董景道傳）

鄭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於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於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

顧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遺之遨一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卽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

五代史
鄭遨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三終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四

長洲過元眑輯

盡職門

尊君

盡禮

萬石君石奮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以歲時爲朝臣過宮門闕

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

伏而食之如在上前萬石君長子建爲郎中令書奏事事下

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上譴死矣甚

惶恐其謹愼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爲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

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最爲簡易然猶如此史記萬石君張叔傳

金日磾匈奴休屠王太子也日磾以父不降見殺與母閼氏弟倫俱沒入官輸黃門養馬時年十四矣久之武帝游宴見馬後宮滿側日磾等數十人牽馬過殿下莫不竊視至日磾獨不敢日磾長八尺二寸容貌甚嚴馬又肥好上異而問之具以本狀對上奇焉即日賜湯沐衣冠拜爲馬監遷侍中駙馬都尉光祿大夫日磾既親近未嘗有過失自在左右目不忤視者數十年賜出宮女不敢近上欲內其女後宮不肯其篤愼如此漢書金日磾傳

長孫儉遷大將軍鎮荆州總管五十二州儉嘗詣闕奏事時值大雪遂立於雪中待報自旦達暮竟無惰容周書長孫儉傳

呂僧珍爲領軍將軍直祕書省僧珍性甚恭愼當直禁中盛暑不敢解衣每侍御坐屏氣鞠躬對果食未嘗舉箸因醉後取一甘食武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南史呂僧珍傳

張乾威拜謁者大夫攝江都贊務淮南太守楊綝嘗與十餘人同來謁見帝問乾威曰其首立者爲誰乾威下殿就視而答曰淮南太守楊綝帝謂乾威曰卿爲謁者大夫而乃不識參見人何也乾威對曰臣非不識楊綝但慮不審所以不敢輕對石建數馬足葢愼之至帝甚嘉之北史張乾威傳

王無競遷監察御史轉殿中舊例每日更直於殿前正班時宰相宗楚客楊再思常離班偶語無競前曰朝禮至敬公等大臣不宜輕易以慢恒典楚客等大怒轉無競爲太子舍人舊唐書王無競傳

韋斌拜銀青光祿大夫列五品斌天性質厚每朝會不敢離立咲言嘗大雪在廷者皆振裾更立斌不徙足雪甚幾至韈亦不失恭新唐書韋安石傳

柳公綽遷御史大夫韓宏病自河中還詔百官問疾宏遣子辭不能見公綽謂曰上使百司省候是謂異禮宜力疾以見公卿安可臥令子姓傳言耶宏懼掖扶以出新唐書柳公綽傳

周起擢樞密直學士權知開封府眞宗嘗臨幸問勞起請曰陛下昔龍潛於此請避正寢居西廡詔從之名其堂曰繼照宋史周起傳

劉敞判尚書考功同知太常禮院王安石在經筵乞講者坐敞曰侍臣講論於前不可安坐避席立語乃古今常禮君使之坐所以示人主尊德樂道也若不命而請則異矣禮官皆同其議宋史劉敞傳

徒單克寧以太尉兼尚書令封延安郡王世宗崩立章宗徒封爲東平郡王詔克寧朝朔望朝日設坐殿上克寧固辭詔近臣勉諭克寧涕泣謝曰憐憫老臣幸免常朝豈敢當坐禮其

後每朝必爲克寧設坐克寧侍立益敬金史徒單克寧傳

牀兀兒拜光祿大夫知樞密院事欽察左衛指揮太僕少卿武宗即位賜以先朝所御大武帳等物加拜平章政事仍兼樞密欽察左衛太僕賜尚服衣段及虎豹之屬帝曰世祖征大理時所御武帳及所服珠衣今以賜卿其勿辭翌日又以世祖所乘安輿賜之且曰以卿有足疾故賜此牀兀兒叩頭泣涕固辭而言曰世祖所御之帳所服之衣固非臣所敢當而乘輿尤非所宜蒙也貪寵過當臣實不敢帝顧左右曰他人不知辭此別命有司置馬轎賜之俾得乘至殿門下元史土土哈傳

掩過

孔光爲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時有所言輒削草稾以爲章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大罪也漢書孔光傳

劉殷累至侍中太守錄尚書事殷恒戒子孫曰事君之法當務幾諫凡人尚不可面斥其過而況萬乘乎夫犯顏之禍將彰君過宜上思召公咨商之義下念鮑勛觸鱗之誅也晉書劉殷傳

馬周進銀青光祿大夫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新唐書馬周傳

宋璟拜刑部尚書遷吏部兼侍中帝幸東都次崤谷馳道隘稽擁車騎帝命黜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王怡等官璟曰陛下富春秋今始巡守以道不治而罪二臣竊比相飭後有受其

儆者帝遽命捨之璟謝曰陛下向以怒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而恩在下姑聽待罪於朝然後詔還其職進退得矣帝善之新唐書宋璟傳

遵訓

岳飛授少保河南北諸路招討使樞密副使充萬壽觀使飛少豪飲帝戒之曰卿異時到河朔乃可飲遂絕不飲宋史岳飛傳

脫脫直宿衛世祖親誨導尤以嗜酒爲戒成宗卽位常侍禁闥語家人曰我昔親承先帝訓飭令毋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卽痛懲之帝聞之喜曰札剌兒台如脫脫者無幾今能剛制

于酒眞可大用矣元史木華黎傳

不欺

寇準年十九舉進士太宗取人多臨軒顧問年少者往往罷去或教準增年荅曰準方進取可欺君邪後中第宋史寇準傳

魯宗道爲右諭德遷左諭德遷尚書禮部侍郎祥源觀使宗道不爲小謹爲諭德時居近酒肆嘗微行就飲肆中偶眞宗急召使者及門久之宗道方自酒肆來使者先入約曰卽上怪公來遲何以爲對宗道曰第以實言之使者曰然則公當得罪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也眞宗果問使者具以宗道所言對帝詰之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貧

無杯盤故就酒家飲帝以爲忠實可大用宋史魯宗道傳

晏殊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帝召殊與進士千餘人並試廷中殊神氣不懾援筆立成帝嘉賞賜同進士出身後二日復試詩賦論殊奏臣嘗私習此賦請試他題帝愛其不欺旣成數稱善宋史晏殊傳

胡宿知審官制院擇詳議官有在選中者嘗監征榷以水災負課同列謂小累不足白宿竟白之而薦其才足用仁宗聽納同列退而誚曰公固欲白上倘緣是不用奈何宿曰彼之得否不過一詳議官宿平生以誠事主今白首矣忍以毫髮欺乎爲之開陳聽吾君自擇爾宋史胡宿傳

不專

衛青爲大將軍翕侯趙信爲前將軍衛尉蘇建爲右將軍出定襄擊匈奴右將軍建前將軍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前將軍故胡人降爲翕侯見急匈奴誘之遂將其餘騎可八百犇降單于右將軍蘇建盡亾其軍獨以身得亾去自歸大將軍大將軍問其罪正閎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閎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禽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盡不敢有二心自歸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大將軍曰青

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閒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而具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是以見爲人臣不敢專權不亦可乎軍吏皆曰善遂囚建詣行在所（史記衛將軍驃騎傳）

張安世爲衛將軍兩宮衛尉安世每定大政已決輒移病出聞有詔令乃驚使吏之丞相府問焉自朝廷大臣莫知其與議也嘗有所薦其人來謝安世大恨以爲舉賢達能豈有私謝耶絕弗復爲通有郎功高不調自言安世應曰君之功高明主所知人臣執事何長短而自言乎絕不許已而郎果遷莫府長史遷辭去之官安世問以過失長史曰將軍爲明主股

肱而士無所進論者以爲譏安世曰明主在上賢不肖較然臣下自修而已何知士而薦之其欲匿名迹遠權埶如此漢書張湯傳

羊祜除征南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得專辟召祜任典樞要政事損益皆諮訪焉勢利之求無所關與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凡所進達人皆不知所由或謂祜慎密太過者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辭君臣不密之誡吾惟懼其不及不能舉賢取異豈得不愧知人之難哉且拜爵公朝謝恩私門吾所不取祜女夫嘗勸祜有所營置令有歸戴者可不美乎祜默然不應退告諸子曰此可謂知其一不知

其二人臣樹私則背公是大惑也汝宜識吾此意晉書羊祜傳

桓彝子溫沖溫薨沖爲中軍將軍都督揚江豫三州軍事揚豫二州刺史假節初溫執權大辟之罪皆自己決沖既莅事上疏以爲生殺之重古今所愼凡諸死罪先上須報晉書桓彝傳

袁樞爲吏部尚書領右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是時僕射到仲舉雖參掌選事銓衡汲引並出於樞其所舉薦多會上旨謹愼周密淸白自居文武職司鮮有遊其門者陳書袁敬傳

謝述轉左衛將軍雍州刺史張邵以黷貨將至大辟述表陳邵先朝舊勳宜蒙優貸文帝手詔訓納焉述語子綜曰主上矜邵夙誠自將曲恕吾所啟謬會故特見納若此跡宣布則爲

侵奪主恩使綜對前焚之帝後謂邵曰卿之獲免謝述力焉南史謝裕傳

戴至德遷尚書右僕射時劉仁軌爲左僕射每遇申訴寃滯者輒美言許之而至德先據理難詰未嘗與奪若有理者密爲奏之終不顯已之斷決由是時譽歸於仁軌或以問至德答曰夫慶賞刑罰人主之權柄凡爲人臣豈得與人主爭權柄哉其愼密如此後高宗知而深歎美之舊唐書戴胄傳

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山南東道節度使徙帥劒南西川始韋臯作奉聖樂于頔作順聖樂常奏之軍中夷簡輒廢去謂禮樂非諸侯可擅制語其屬曰我欲盡前人非以詒戒後來新唐

書李夷簡傳

韋澳擢宏辭周墀節度鄭滑表署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眙澳曰爵賞刑罰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斂衽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歎曰吾先居此得無愧乎新唐書韋貫之傳

李昉加特進司空昉居中書日有求進用者雖知其材可取必正色拒絕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顏溫語待之子弟問其故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私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宋史李昉傳

孔守正權高陽關副都部署軍中小將有詈其校長者守正械送闕下取裁於上未嘗專決焉宋史孔守正傳

丞相襄拜左丞相出屯北京契丹叛遣軍進討賊破始討契丹自龍虎衞上將軍節度使以下許承制授之襄以爲賞罰之柄非人臣所預不敢奉詔賊平請委近臣諭旨將士使知上恩乃遣李仁惠持宣三十敕百五十視功給之金史內族襄傳

許衡爲國子祭酒議事中書省除左丞謝病請解機務帝召其子師可入諭旨且命舉自代者衡奏曰用人天子之大柄也臣下汎論其賢否則可若授之以位則當斷自宸衷不可使臣下有市恩之漸也元史許衡傳

敬事

憂責任

黃瓊魏郡太守香之子也初以父任爲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廣漢陽厚俱公車徵瓊至綸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卽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遂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

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爲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嶢嶢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太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宏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

後漢書
黃瓊傳

蘇瓌遷吏部尚書景龍三年轉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三品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爲燒尾瓌拜僕射無所獻

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喜耶帝默然瓌奏曰臣聞宰相者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踊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燒尾 舊唐書蘇瓌傳

蔣儼除太子右衛副率時徵隱士田遊巖爲太子洗馬在宮竟無匡輔儼乃貽書以責之曰足下負巢由之峻節傲唐虞之聖主養煙霞之逸氣守林壑之遁情有年載矣故能聲出區宇名流海內主上屈萬乘之重申三顧之榮遇子以商山之客待子以不臣之禮將以輔導儲貳漸染芝蘭耳皇太子春秋鼎盛聖道未周拾遺補闕臣子恒務僕以不才猶參廷謀

誠以素非德望位班卒伍言以入廢不蒙採掇足下受調護之寄是可言之秋唯唯而無一談悠悠以卒年歲向使不飡周粟僕何敢言祿及親矣將何酬塞想爲不達謹書起子遊巖竟不能荅 舊唐書蔣儼傳

岑文本擢中書舍人授侍郎踰年爲令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宮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母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弔不受賀 新唐書岑文本傳

丁公著遷太常卿公著每進一官輒憂見顏間 新唐書丁公著傳

重言責

汲黯爲主爵都尉黯好直諫數犯主之顏色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史記汲鄭傳

張湛拜光祿勳光武臨朝或有惰容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後漢書張湛傳

第五倫爲司空倫奉公盡節言事無所衣違諸子或時諫止輒叱遣之後漢書第五倫傳

樂運自柱國府記室爲露門學士除萬年縣丞拜京兆郡丞左遷黃州湛陽令轉毛州高唐令運常願處一諫官從容諷議

而性訐直爲人所排抵遂不被任用乃發憤錄夏殷以來諫爭事集而部之名曰諫苑奏上之隋文帝覽而嘉焉北史王軌傳

寇準擢尚書虞部郎中樞密院直學士判吏部東銓嘗奏事殿中語不合帝怒起準輒引帝衣令帝復坐事決乃退上由是嘉之曰朕得寇準猶文皇之得魏徵也宋史寇準傳

魯宗道爲右正言宗道風聞多所論列帝意頗厭其數後因對自訟曰陛下用臣豈欲徒事納諫之虛名邪臣竊恥尸祿請得罷去帝撫諭良久他日書殿壁曰魯直蓋思念之也宋史魯宗道傳

田錫遷左拾遺錫居諫官卽上疏獻軍國要機者一朝廷大體

者四疏奏優詔襃荅賜錢五十萬僚友謂錫曰今日之事鮮矣宜少晦以遠讒忌錫曰事君之誠惟恐不竭矧天植其性豈爲一賞奪邪 宋史田錫傳

趙槩以太子少師致仕退居十五年嘗集古今諫爭事爲諫林百二十卷上之神宗賜詔曰請老而去者類以聲聞不至朝廷爲高唯卿有志愛君雖退處山林未嘗一日忘也當置于坐右時用省閱 宋史趙槩傳

王居正遷起居郎帝方鄉覬諫居正次前世聽納事爲集諫十五卷以廣帝意 宋史王居正傳

胡安國除右文殿修撰知通州安國在省一月多在告之日及

出必有所論列或曰事之小者盍姑置之安國曰事之大者無不起於細微今以小事爲不必言至於大事又不敢言是無時而可言也宋史胡安國傳

閻復遷充會同館副使兼接伴使扈駕上京賦應制詩二篇寓規諷意世祖顧和禮霍孫曰有才如此何可不用元史閻復傳

重官守

陳矯遷尚書令明帝即位車駕嘗卒至尚書門矯跪問帝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陛下宜還帝慙回車而反其亮直如此魏志陳矯傳

劉行本遷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臨軒掌朝典筆硯持至御坐則承御大夫取進之及行本為掌朝將進筆於帝承御復欲取之行本抗聲曰筆不可得帝驚視問之行本曰臣聞設官分職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筆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職北史劉璠傳

穆寧為殿中侍御史佐鹽鐵轉運住埇橋李光弼屯徐州餉不至檄取資糧寧不與光弼怒召寧欲殺之或勸寧去寧曰避之失守亂自我始何所逃罪乎即往見光弼光弼曰吾師眾數萬為天子討賊食乏則人散君閉廪不救欲潰吾兵耶答曰命寧主糧者敕也公可以檄取乎今公求糧而寧專饋寧

有求兵而公亦專與平光弼執其手謝曰吾固知不可聊與君議耳時重其能守官 新唐書穆寧傳

宗室愷封魏王判寧國府府長史上言欲與司馬分治郡俾王受成愷奏曰臣被命判府今專委長史司馬是處臣無用之地況一郡置三判府臣恐吏民紛競不一徒見其擾長史司馬宜主錢穀訟牒俾擬呈臣臣依而判之庶上下安事益易治 宋史魏王愷傳

唐介拜參知政事中書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安石可大用卽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卽行之不可不行如

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爲不才願先罷免宋史唐介傳

劉敞判尚書考功夏竦薨賜諡文正敞言諡者有司之事竦行不應法今百司各得守其職而陛下侵臣官詠三上改諡文莊宋史劉敞傳

勤職分

杜緩爲太常元帝初卽位穀貴民流永光中西羌反緩輒上書入錢穀以助用前後數百萬漢書杜周傳

吳漢拜大司馬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恒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

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爲還言方修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即引道初無辦嚴之日故能常任職以功名終 後漢書吳漢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由是數加賞賜 後漢書馮衍傳

藥崧天性朴忠家貧爲郎常獨直臺上無被枕杜食糟糠帝每夜入臺輒見崧問其故甚嘉之自此詔太官賜尚書以下朝夕餐給帷被皂袍及侍史二人 後漢書鍾離意傳

李恂拜侍御史持節使幽州宣布恩澤慰撫北狄所過皆圖寫

山川屯田聚落百餘卷悉封奏上肅宗嘉之後漢書李恂傳

黃香拜尚書郎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闥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留增秩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郡太守香上疏讓帝亦惜香幹用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遂管樞機甚見親重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後漢書黃香傳

張升守外黃令吏有受賕者即論殺之或譏升守領一時何足趨明威戮乎對曰昔仲尼暫相誅齊之侏儒手足異門而出故能威震強國反其侵地君子仕不為己職思其憂豈以久近而異其度哉後漢書張升傳

張翼為庲降都督綏南中郎將翼性持法嚴不得殊俗之歡心

耆率劉胄背叛作亂翼舉兵討胄胄未破會被徵當還羣下咸以爲宜便馳騎即罪翼曰不然吾以蠻夷蠢動不稱職故還耳然代人未至吾方臨戰場當運糧積穀爲滅賊之資豈可以黜退之故而廢公家之務乎於是統攝不懈代到乃發馬忠因其成基以破殄胄丞相亮聞而善之蜀志張翼傳

陶侃轉廣州刺史平越中郎將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遷都督荊雍益梁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

門無停客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都督江州領刺史拜大將軍疾篤上表遜位將歸軍資器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自加管鑰以付右司馬王愆期然後登舟朝野以為美談晉書陶侃傳

徐勉遷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塡委勉參掌軍書劬勞夙夜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於此若我亾後亦是傳中一事南史徐勉傳

杜暹歷魏州刺史太原尹上幸北都拜暹為戶部尚書便令扈從入京行幸東都詔暹為京留守暹因抽當番衛士繕修三

宮增峻城隍躬自巡檢未嘗休懈上聞而嘉之賜敕書曰卿素以清直兼之勤幹自委居守每事多能政肅官寮惠及黎庶城隍宮室隨事修營且有成功不疲人力甚善甚善慰朕懷也舊唐書杜暹傳

張鎰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兩河用兵詔省薄御膳及皇太子食物鎰因奏減堂飡錢及百官稟奉三分一以助用度新唐書張鎰傳

安彥威出帝與契丹隳盟拜彥威北面行營副都統彥威悉以家財佐軍用五代史安彥威傳

劉詞以功遷泌州團練使徙房州詞居暇日常被甲枕戈而臥

謂人曰我以此取富貴豈可一日輒忘之且人情易習若一隳其筋力有事何以報國五代史劉詞傳

呼延贇從征擢行宮內外都巡檢卒贇有膽勇鷙悍輕率常言願死於敵徧文其體爲赤心殺賊字至於妻孥僕使皆然諸子耳後別刺字曰出門忘家爲國臨陣忘死爲主及作破陣刀降魔杵鐵折上巾兩旁有刃皆重十數斤宋史呼延贇傳

陳貫歷知衞州涇州簿書筦庫賦租出入皆自檢覈嘗謂僚屬曰視縣官物如己物容有姦乎州人憚其嚴宋史陳貫傳

任顓判三司憑由司爲諒祚冊禮使采摭西夏風物山川道里出入攻取之要爲治戎精要三篇上之宋史任顓傳

沈括爲河北西路察訪使往聘契丹還在道圖其山川險易迂直風俗之純龎人情之向背爲使契丹圖抄上之宋史沈遘傳

常安民拜監察御史會布與章惇比而排之擬監滁州酒稅至滁日親細務郡守曾肇約爲山林之游曰謫官例不治事安民謝曰食焉而怠其事不可宋史常安民傳

張叔夜遷右司員外郎使遼還圖其山川城郭服器儀範爲五篇上之宋史張叔夜傳

冷應澂升直寶章閣知廣州主管廣南東路經略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總管領漕庾五司叢劇應澂飭分時理務不擾不劬常曰治官事當如家事惜官物當如己物方今國計內虛

邊聲外震吾等受上厚恩安得清談自高以誤世陶士行卞望之吾師也自聞襄樊受圍日繕器械裕財粟以備倉卒後卒賴其用宋史冷應澂傳

張拔都從征代漢都虎爲砲手諸色軍民人匠都元帥守眞定子忙古台爲行軍千戶卒子世澤襲遷副萬戶加明威將軍從鎮南王脫歡伐交趾既還及再舉將校舊嘗往者許留恤之有脫歡者當行適病不能起世澤曰吾祖父以武勇稱吾蒙其餘澤荷國厚恩當輸忠王室增光前人豈可苟爲自安計耶力請代之凱還人服其義云元史張拔都傳

劉復亨進武衞軍副都指揮使李璮叛時遣兵討賊集濟南之

食復亨盡出其私蓄以濟師世祖嘉之賜白金五千兩復亨固辭元史劉通傳

王克敬爲江浙行省參知政事曰世俗喜言勿認眞此非名言臨事不認眞豈盡忠之道乎故其歷官所至俱有政績可紀元史王克敬傳

知體統

周勃爲右丞相陳平爲左丞相孝文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勃謝曰不知問天下一歲錢穀出入幾何勃又謝不知汗出沾背愧不能對於是上亦問左丞相平平曰有主者上曰主者謂誰平曰陛下卽

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者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使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育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焉孝文帝乃稱善右丞相大慙出而讓陳平曰君獨不素教我對陳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欲彊對邪於是勃自知其能不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病請免相陳平專爲一丞相史記陳丞相世家

丙吉爲丞相掾史有罪臧不稱職輒予長休告終無所案驗客或謂吉曰君侯爲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

三公之府有案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爲故事公府不案吏自吉始吉嘗出逢淸道羣鬬者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掾史獨怪之吉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矣掾史獨謂丞相前後失問或以譏吉吉曰民鬬相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禁備逐捕歲竟丞相課其殿最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小事非所當於道路問也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太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此時氣失節恐有所傷害也三公典調和陰陽職所當憂是以問之掾史迺服以吉知大體　漢書丙吉傳

馬援拜隴西太守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

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距此乃太守事耳後漢書馬援傳

楊顒爲巴郡太守丞相諸葛亮主簿亮嘗自校簿書顒直入諫曰爲治有體上下不可相侵請爲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耕稼婢典炊爨雞主司晨犬主吠盜牛負重載馬涉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旦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爲此碎務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爲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邴吉不

問橫道死人而憂牛喘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主者彼誠達於位分之體也今明公爲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亦勞乎亮謝之　蜀志楊戲傳注

謝朏爲冠軍將軍義興太守加秩中二千石在郡不省雜事悉付綱紀曰吾不能作主者吏但能作太守耳　梁書謝朏傳

源懷遷驃騎大將軍懷性寬容簡約不好煩碎恒語人曰爲貴人理世務當舉綱維何必須太子細也譬如爲屋但外望高顯楹棟平正基壁完牢風雨不入足矣斧斤不平斲削不密非屋之病也　魏書源賀傳

蕭孝穆爲北院樞密使孝穆嘗語人曰樞密選賢而用何事不

濟若自親煩碎則大事凝滯矣遼史蕭孝穆傳

楊佶除吏部尙書兼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佶居相位以進賢爲己任事總大綱責成百司人人樂爲之用遼史楊佶傳

董師中進尙書左丞師中通古今善敷奏練達典憲處事精敏嘗言曰宰相不當事細務要在知人才振綱紀但一心正兩目明足矣金史董師中傳

愼建白

曹參爲齊丞相惠帝二年蕭何卒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爲將相有郤至何且死所推賢唯參參代何爲漢相國舉事無所變更一遵蕭何約束日夜飲醇酒參子窋爲中大夫惠帝怪

相國不治事以爲豈少朕與乃謂窋曰若歸試私從容問而父曰高帝新棄羣臣帝富於春秋君爲相日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乎然無言吾告若也窋既洗沐歸閒侍自從其所諫參參怒而笞窋二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若所當言也至朝時惠帝讓參曰與窋胡治乎乃者我使諫君也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惠帝曰善君休矣史記曹相國世家

蓋寬饒爲司隸校尉刺舉無所迴避然深刻喜陷害人在位及

貴戚人與爲怨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

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大雅云旣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饒不納其言寬饒奏封事上下寬饒吏寬饒自到北闕下 漢書蓋寬饒傳

盧元授中書博士司徒崔浩元之外兄浩大欲齊整人倫分明、姓族元勸之曰夫刱制立事各有其時樂爲此者詎幾人也宜其三思浩當時雖無異言竟不納浩敗頗亦由此 魏書盧元傳

陸象先爲蒲州刺史河東道按察使象先嘗謂人曰天下本自無事秖是庸人擾之始爲繁耳但當靜之於源則亦何憂不

簡 舊唐書陸元方傳

李沆加門下侍郎尚書右僕射眞宗問治道所宜先沆曰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此最爲先問其人曰如梅詢曾致堯等是矣後致堯副温仲舒安撫陝西於閤門疏言仲舒不足與共事輕鋭之黨無不稱快沆不喜也因用他人副仲舒罷致堯沆嘗言居重位實無補惟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卽所傷多矣陸象先曰庸人擾之是已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 宋史李沆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還司空張詠知成都召還以任中正代

之言者以爲不可帝問曰對曰非中正不能守誠之規他人往妄有變更矣宋史王旦傳

呂誨拜御史中丞王安石執政時多謂得人誨言其不通時事大用之則非所宜遂上疏劾安石誨出知鄧州誨之將有言也司馬光勸止之誨曰安石雖有時名然好執偏見輕信姦回喜人佞己聽其言則美施於用則疏置諸宰輔天下必受其禍且上新嗣位所與朝夕圖議者二三執政而已苟非其人將敗國事此乃心腹之疾救之惟恐不逮顧可緩也誨既斥安石益橫光由是服誨之先見自以爲不及也改知河南命未下而寢疾矣旋提舉崇福宮以疾表求致仕曰臣本無

宿疾醫者用術乖方妄投湯劑率任情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一身之微固無足卹奈九族之託何蓋以身疾諭朝政也宋史呂誨傳

范鎮擢起居舍人知諫院仁宗天性寬仁言事者競爲激訐至汚人以帷箔不可明之事鎮獨務引大體非關朝廷安危生民利疚則闊略不言宋史范鎮傳

龔鼎臣拜戶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轉吏禮二部郎中鼎臣在言路累歲凋略細故至大事無所顧忌然其言優游和平不爲峻激使人主易聽退亦未嘗語人故其事多施行宋史龔鼎臣傳

陳桷爲金部員外郎中時言事者率毛舉細務略大利害

桷抗言今當轉講治道之本修政事以攘敵國不當以細故

勤聖慮如平時也　宋史陳桷傳

程顥爲太子中允監察御史裏行王安石執政議更法令中外皆不以爲便言者攻之甚力顥被旨赴中堂議事安石方怒言者厲色待之顥徐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願平氣以聽安石爲之媿屈自安石用事顥未嘗一語及於功利居職八九月數論時政最後言曰智者若禹之行水行其所無事也舍而之險阻不足以言智自古與治立事未有中外人情交謂不可而能有成者況於排斥忠良沮廢公議用賤陵貴以邪

干正者乎正使徼倖有小成而興利之臣日進尚德之風浸衰尤非朝廷之福遂乞去言職宋史程顥傳

耶律楚材拜中書令楚材常曰興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省一事任尚以班超之言爲平平耳千古之下自有定論後之負譏者方知吾言之不妄也元史耶律楚材傳

避聲勢

賈復爲左將軍從征伐封膠東侯復知帝欲偃干戈修文德不欲功臣擁衆京師乃與高密侯鄧禹並剽甲兵敦儒學帝深然之後漢書賈復傳

劉奇爲天官侍郎薦張鷟司馬鍠爲監察御史二人因申屠瑒

以謝奇正色曰舉賢本無私何見謝聞者皆竦新唐書劉政會傳

婁師德檢校并州長史天兵軍大總管狄仁傑未輔政師德薦之及同列數擠令外使武后覺問仁傑曰師德賢乎對曰爲將謹守賢則不知也又問知人乎對曰臣嘗同僚未聞其知人也后曰朕用卿師德薦也誠知人矣出其奏仁傑慙已而歎曰婁公盛德我爲所容乃不知吾不逮遠矣新唐書婁師德傳

呂端拜戶部侍郎平章事居相位一日內出手札戒諭自今中書事必經呂端詳酌乃得聞奏端謙讓不自當宋史呂端傳

王旦爲景靈宮朝脩使遷司空寇準罷樞密使託人私求爲使相旦驚曰將相之任豈可求耶吾不受私請準深憾之已而

除準武勝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準入見謝曰非陛下知臣安能至此帝具道旦所以薦者準媿歎以爲不可及故參政李穆子行簡以將作監丞家居有賢行遷太子中允使者不知其宅眞宗命就中書問旦人始知行簡爲旦所薦宋史王旦傳

王曾拜右僕射遷門下侍郎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曾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仲淹嘗問曾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也公之盛德獨少此耳曾曰夫執政者恩欲歸己怨使誰歸仲淹服其言宋史王曾傳

范純仁拜右僕射純仁凡薦引人材必以天下公議其人不知

自純仁所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純仁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必知出於我耶宋史范純仁傳

金安節遷敷文閣學士安節有舉薦不令人知薦晁公武龔茂良可臺諫皆稱職二人弗知也宋史金安節傳

張養浩遷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皆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効奚勞謝爲元史張養浩傳

謹泄漏

孔光爲光祿勳領尚書諸吏給事中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更荅以它語其不泄如是漢書孔光傳

皇甫嵩爲太常卒嵩前後上表陳諫有補益者五百餘事皆手書毀草不宣于外後漢書皇甫嵩傳

高郢爲尚書右僕射郢恭慎不與人交常掌制誥家無留稾或勸盍如前人傳制集者答曰王言不可藏私家新唐書高郢傳

田錫擢右諫議大夫史館修撰錫以盡規獻替爲已任嘗曰吾立朝以來章疏五十有二皆諫臣任職之常言苟獲從幸也豈可藏副示後謗時賣直邪悉命焚之宋史田錫傳

孫洙遷集賢校理知太常禮院兼史館檢討同知諫院凡有章奏輒焚其藁雖親子弟不得聞宋史孫洙傳

廿二史言行略卷二十四終